

读完安凉的《逐梦之旅》，我慨叹作者果真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他的“见异思迁”主要体现在他对于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生活通常都是用一种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情随事迁，思随景动，《逐梦之旅》既有美的风韵又有思想随笔的气质。

写作是需要沉潜下来向内发掘的创作，可是日常里千篇一律的琐碎庸常，对渴望得到滋养的敏锐灵魂来说，无疑是一种磨损和消耗。我们认为，小说创作需要有丰富的现实经验，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庞杂浩大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在散文创作中的重要性。

安凉在《逐梦之旅》中把这种喷薄而出的“力比多”运化自如，身体和灵魂的每一寸肌体所拥有的感知力被外化到最大程度，乃至成为一种宝贵的“灵力”。安凉就凭借着这种寻常人无法拥有的灵力触角，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将那些掩藏在纷繁表象内里的——作为人这一物种所拥有的人性物性以及美学认知牵扯出来。

“逐梦之旅”不仅仅是空间上的逐梦，同时也是一次次精神和心灵层面的探微。全书分为七个小辑，作者明显对目录的安排经过了审慎细致的考虑，每一辑有相对集中的叙事抒情的诉求，同时又照顾到全书的整体协调。依照具体情况，在每一辑、每一篇乃至每一个叙事情境中穿插不同的叙事元素，呈现既整合

# “灵力”逐水而居

## ——读安凉《逐梦之旅》

◆ 朱强



又交错又有层次的文本结构，显得工整、不失棱角，有力、不失精致。空间上，安凉选取风貌截然不同的地域作为描写的地理背景，既有历史文化古城，又有风景名胜之地；既有塞北关外的大漠，也有水波横流的江南；既包含祖国的天然河山，也不乏西欧中亚异域风情；既有广阔的外围风光，同时也注意到斗室之趣……当然，如果安凉仅仅把本文当作走马观花式的游记来经营，那么便不值一提了，很明显，安凉在下笔之初就怀有更大的“野心”，这种“野心”让安凉审慎自觉地避开了那些搔痒式的浮光掠影的文字游戏，转而选择了一种更艰难也更有书写价值的文本切入方式。

在安凉眼中，不同的地域环境孵化出不同文明、文化。安凉注意到了地域之间这种差异，并把它们放在自己的文本维度里，用独特的语言和视角呈现；更难能可贵的是，安凉捕捉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文明的交与碰撞，以及人性中不以外力改变的微妙特质，这种“求同存异”的追求始终贯彻在安凉的“筑梦之旅”中，同时也彰显了他作为一个散文

作家的坚守与真诚。安凉不是在时空变换中以“依葫芦画瓢”的方式来敷衍几篇“高级游记”，他不仅把不同的文化地理环境作为抒发不同生命体验的沃土，更是把这沃土所滋生出的灵力延伸到文化、历史、人性、时空与人及宇宙与人的关系的方方面面。

这些篇章都精短耐读，《西出阳关拜班超》中，作者跨越时空，用想象和换位子的办法，和班超进行隔空精神对话的同时，也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无限真实地去接近历史。《阿狗其事》中，作者用不无悲悯的关切视角对底层民众的生存真相进行了一次排演，却不让人觉得虚矫。《片刻的忏悔》选取日常生活中几个“危急”画面进行描摹，颇有鲁迅先生《一件小事》所有的凌厉，却多了一份涌动着光辉的人性温情。《居室，有一种气息》体现了一名作家对日常生活拥有的文学敏悟……

安凉的精短不仅表现在他的文本篇幅上，同时也是他作为一位文学经脉高度敏感的散文作家的所具备的优势，他总能用寥寥数语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美学观点和不为人所见的幽微，因此就避免了在文本上对书写对象的冗余描画而造成的褻渎式的泛滥，显得凌厉而整饬。而这样一颗敏锐的灵魂总是像逐水而居的迁徙动物一样，需要足够饱满多汁的草料进行滋养，而文学的养分则不仅来自书斋和丰富的生活阅历，更多的是作者在内心深处对自我僭越和突破，读完《逐梦之旅》，我们有理由相信安凉的迁徙会向更深更辽远的地方挺进。

什么，应该如何保持同理心。女主玛格丽特患的这种“病”，就像《雨人》中记忆力惊人的雷蒙、《自闭历程》中的畜牧学女博士，这类人虽然在人际交往上面有缺陷，但在某些领域却异常出色。作者朱莉·达什在27岁时被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她在听到这一结果后非常欣慰，她终于明白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她将自己的故事变成图画小说，用简单、有趣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女孩在被诊断前后的故事。全书画风轻松活泼，颜色搭配非常巧妙，前半部分的红色传达了主人公的压力和痛苦，后半部分的蓝色则暗示了平和与舒适，充满积极温暖的治愈力量。

玛格丽特27岁，是个很普通的女孩。她喜欢动物，喜欢阳光灿烂的天气，也喜欢她的小猫发出的呼噜呼噜声。从外表上看不出她和其他女孩的区别，但玛格丽特的确与众不同。她不喜欢生活里的变动，上下班要走一样的路，甚至早餐都要吃一样的东西。她对人群和噪声格外敏感。她很难听懂同事开的玩笑，也不理解其他人委婉的表达。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和其他人不同，直到有一天，她知道了一个名词——孤独症。

《孤独患者》是一部图像小说。故事讲述了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工作与生活，她与伴侣以及跟她同样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朋友之间的故事，也讲述了她的兴趣爱好、对事物的与众不同的感知、笨拙的社交、融入人群的种种困难，以及无法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困境。在书中，玛格丽特在了解自己的状况后感到分外轻松，也由此改变了生活。

不管是否与该综合征人群有关联，读者都能通过书中的小片段一窥阿斯伯格综合征女性患者的真实经历和感受。全书最后的章节“孤独症是什么？”“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什么？”相当于小小的备忘录，生动地介绍了相关知识，帮助人们了解阿斯伯格，走进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生活，也能帮助这类人群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更好地理解这些特殊行为及其内在成因。它也传递着一种理念：“我们只是不同，但并不比别人差。与其带着勉强的快乐迎合世界，不如拥抱真实的孤独接纳自己。”

《孤独患者》是一本非常重要、非常必要且极具教育意义的图像小说。它告诉我们阿斯伯格综合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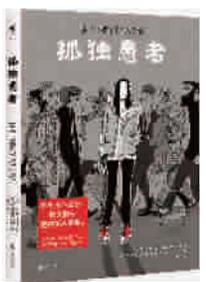
# 怎么能以爬树能力来评判一条鱼

◆ 华歌

每一个曾在人群中感到孤独的人，都会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人们常常采用单一的衡量标准，每一个“太这样”或“太不够那样”的人，都质疑过自己的不同与不被人理解的孤独。其实，一个人的不同都是自己的标签，用爬树的能力来判断一条鱼，是不对的。

生活中人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劝告：你太不合群了。你得把低落的情绪赶走。你要敞开心扉。出去走走。你得多跟人打交道。你要多交朋友……

如果你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那么，请放慢脚步，好好体会一下自己的感受再往前走把！



#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 ——漫议小说《辫子》

◆ 文珍

一本封面淡紫充满“她”气质的小书。一部书名即暗示了整个结构的小说。三个看上去毫不相干但同样以女性抗争为主题的故事。花开三朵，各表一枝，在印度、加拿大和西里岛各自展开；却又不断循环往复，从远而近发生关联，最后如同三个互相呼应的声部完成整个协奏曲，也如三股头发终于合编成一条完整的辫子。

小说《辫子》的作者莱蒂西娅·科隆巴尼，1976年生于法国波尔多，同时具备多个跨界身份：作家、导演、演员、编剧；曾经创作并执导多部短片和两部大片：《天使爱过界》《明星和我》。她还创作过多部舞台剧和音乐剧，并作为演员出演数十部电影。2017年5月，科隆巴尼出版第一部小说《辫子》，在法国迅速成为畅销书并迅速售出34个语种，并在两年后的3月，本人带着这本书来到北京。

在许多国家的语言里，头发仿佛天然就具备某种与繁殖力或者女性有关的阴性色彩，其本身还有更多可以阐发的与女性特质相关的意义：可长可短，可多可少，看上去纤细实则柔韧强悍，只要生命不息，就会一直生长，长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拢成一把或者分成几络，编成各式发型，而辫子正是其中最常见也最古老的一种。和其他发型相比，辫子的意象看似更拘谨，更传统，但却比任何发型都更不易散乱，也比散乱的长发要更强韧数倍。这古老发型的存在，也几乎贯穿了人类发展长河中，被约束，被要求，被修剪，乃至于被凌辱和被掠夺的整个女性生存史。

说回文本。第一个故事发生在

印度北方的巴德拉普尔，女主角斯塔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贱民”，属于普通人不可接触的“达利特”，日常只能以掏粪为生，捕捉老鼠为食。“在印度，成百上千万像斯塔这样的人居于城镇、社会和人造的边缘。”但是她的终极梦想却是让自己六岁的女儿拉丽塔接受教育重获自由，永远逃避这种可怖的命运。

第二个故事背景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女主角朱丽娅在父亲弥留之际，发现家族企业假发厂因为缺少头发原料而濒临破产。二十岁的她被命运之手推到了两个选择间，第一是和家境殷实的理发店老板联姻，让全家人暂时从破产的阴影里走出；第二是与自己的地下情人，刚取得意大利居留许可的锡克族难民卡玛在一起。不管做什么选择，看上去忠孝都不能两全，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大多数囿于传统观念的女性时常面对的困局。但这困局却被卡玛的建议意想不到地解决了：他来自印度，知道湿婆神庙有大量被剪去的信众长发。即便“意大利人只要意大利人的头发”，全世界其他需要假发的人却不是——比如第三个故事里的加拿大女律师萨拉。患了癌症的萨拉正被信奉丛林法则的同事从少数精英的金字塔尖驱逐，正需要一顶假发来帮助自己重新夺回因疾病而丧失的一切。

这部小说里有登陆意大利的少数族裔难民，有全世界地位最低的印度女“贱民”，有困囿于家庭出路的西西里岛少女，也有因为疾病而被歧视的加拿大女律师。除女性问题外，尚涉及到了种族种姓问题和疾病歧视，相当面面俱到，如果一定

### 新书速递

#### 《周中明文集》



老舍说：“看看《红楼梦》吧！它有多么丰富、生动、出色的语言哪！专凭语言来说，它已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

《红楼梦》《金瓶梅》等中国古典小说，为什么能够赢得无数人的珍爱？同时又为什么遭到了不少人的谴责？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之美在哪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缘何能绵延数千载？著名红学专家周中明先生的个人文集新近出版，我们可以从中对上述问题一探究竟。

《周中明文集》共四册，二百五十多万字，是周中明对《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研究，以及对桐城派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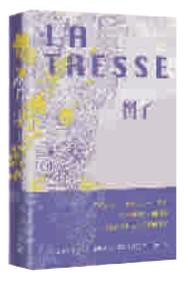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红楼梦的艺术创新》综合了《红楼梦》各版本的长短优劣，从其语言艺术的整体美、风格

美、哲理美、寓意美到生动性、准确性，从简洁美、绘画美、境界美到艺术独创性，以及对俗语和比喻的运用等方面，对《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成就进行科学的探讨和总结，拉近人们与《红楼梦》的距离。

《金瓶梅艺术论 小说史话》把《金瓶梅》放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力求全面历史地评价其艺术成就和缺陷，以期提高今人对《金瓶梅》的理解和艺术欣赏水平，并帮助读者了解整个中国小说艺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了解它们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及其历史轨迹。

《中国的小说艺术 戏曲曲艺民歌寓言研究》对中国小说的题材加工、形象塑造、语言艺术和风格特色等方面，作了比较具体深入的探讨，既有微观上透彻、细致的分析，又有宏观上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

《桐城派研究 姚鼐研究》从详实、确凿的材料出发，对桐城派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作了详尽、细腻的分析，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看法，评价颇为全面、客观，开辟了桐城派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



要吹毛求疵，也许问题正在于太工整和太政治正确了一点，篇幅平均分配给三个故事，正如一股股被有条不紊编好的辫子，端然有序的同时，也显而易见地缺乏

高潮，乃至容易被告诟病刻意痕迹太重：这是一个从最终意图往前倒推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从种子萌芽慢慢长大的故事；因此和一般线性叙事不同，缺少某种强逻辑必定发生的力量。

然而，让我们最终原谅这种刻意的，也许在于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里面的故事的确随时可能在世界某个角落发生。地球变得越来越平的同时，各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在所有人们面前。而这正是科隆巴尼最勇敢也最敏锐的地方：因为陪同一个患了乳腺癌的女友去购买假发而动心起念，最终将之变成完成度颇高的小说，似乎偶然之举却一举切中时代肯綮：发达地区大量依靠不发达地区制造业的同时，政府首要忧虑的却是贸易逆差；而在这些人口红利、贸易战和弱国威胁论等众说纷纭背后，被遮蔽却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如何将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事物背后联系找出，正是此类小说最重要的任务：看上去纯属虚构，却意想不到地揭示了这个时代全球贸易与制造业背后的某种真相。

在电影行业浸淫多年的莱蒂西娅·科隆巴尼展示了一种文学直接受影像影响的非典型讲述方式。就像电影工业常用的蒙太奇拼贴一样，原本没有关联，此后也不相识的人物命运如同假发被分股编织，最终呈现出远比简单故事本身更深远的意义。而她写作的直接推动力或许来自巨大的悲悯：正如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